

遺山先生文集

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鵲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素然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後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聞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瞋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屢有間田豐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述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相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勝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肖國侯公叅政高公奉高丞旨堯公黃山內翰趙

公磁陽內翰關公敦庵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考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往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寃即縱遣之不數月諸賊卒以賊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贍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馬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志

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遷領萬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暨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追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柩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者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

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者艾而敦庵可以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褻糧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

君諱震宇威卿先世居華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復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俗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閭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奉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勝詞賦進士一科換樞師王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今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益倉監夫納官與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今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今

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率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柙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粟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允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願乃專恃權勢威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吏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饒

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敎具斧斤以完器用備晉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如出枉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貧爲糴爲賑贍付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宴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官遣晉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天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誦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殯子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柩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

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疆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曰曲士貴直見射而憐鄙夫婦姻與鬼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執絞許而上劓橫潰我障剛彊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美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外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飲官于曹遂占籍馬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

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矜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郛縣尋辟威戎今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克樞密院經歷官追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蘆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雲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

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

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

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據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未益之問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君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遠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木冠葬於某原好問導公知爲事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積中孰汝仇懷肉茂異君上沝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兄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木冠李衡汗楊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

無千秋若孫君子公且俛豆蓬奔走物繫羞魂兮歸君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偉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木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瘞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兼准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嘗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塗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也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

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曰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縱擊之突騎退走填壁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述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候羊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湖重兵廢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儼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間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建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赴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禁下一兵輿糴責有連脫役適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

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輪雄偉鬚張口哆頰澤冊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鬻鹽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待亦不能變也食蕪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譁間作醉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報抹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鸞振厥声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

有趙張取自名目中之敵無逆情大息涕請進兵撈聽不及馳迅震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採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番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今如秦而帝室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溢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裔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母田氏田見伯祿骨體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菱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逮至負之而起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賜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釋褐懷陽簿掾是判官辟彭原今入爲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迭侍局崇寧安之聲勢煥煥公門請托不可使又在禁廷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賍汚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祿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美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伯祿先娶蘭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岐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壘維君之君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界乎諒夫百歲而下有

歷九開為上訴者其有說歟

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人為尚書省選閱糧草房令吏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玄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舊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人為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謀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

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遠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
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
脛而死時亂已極凌奪無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
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
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宋飛卿
九嘉商平叔衛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棣
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
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
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選
予資下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
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
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
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馬而卒之無所就
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

歲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
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爲竟善乎
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
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楷萌意於方寸
未有毫末也而觸機棄吾於吾元吉誠愛其
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

道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齊卿姓劉氏世爲潯州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陞平主簿特西山剽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首把臂俱下而無亡鏹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仲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太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兗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攝覆縣令縣戶籍餘三

萬豪猾所聚令丞以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事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飲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熾熾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黜賊楮二養丐者爲子羅富民聞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梃繫兒臂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楮送獄楮也嗥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楮同繫以計規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爲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紫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矣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庶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衍清鹽司提舉次曰衍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

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八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鄉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族親所在特往迎之大夫夫人鍾愛于公不歡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立瓏苑泣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甕為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夜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

某早以詩文授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為請輒為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詎訓瑣細春官科益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類瑕內義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餼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蹙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瘼疫剛瘴公葉訶流離顛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英歌望公長劍冠艷我百未一試老澗阿不龍不蛇賢人差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瑞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景賢為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寓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

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
服除辟涇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
景賢到官遂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
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
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費
敕米數捨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
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涇川課取陞一階改開封令
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槩景賢為人
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
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進領鎮南軍節度副
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
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
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
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有同
縣康士成之女後景賢七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
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
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惻愍無華愈久不
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
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為善之樂歸老

今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
於自律滴水不交卻民兵來耕稼既廢軍食為重
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
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
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
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
馬門破兵勢駭駭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
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為獻臣言城不保必失我臣
子也尚歎逃死乎獻臣歎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
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
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
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
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
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
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學從君游獻臣
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
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
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為述其故且
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鄴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焉魂依

考其素途亞陽下招考宜可乎天厚子兮內美
俱緇銅墨考握瑾瑜廖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
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強梗兮惠
俾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執秉之考又孰除
蒙山之丘兮辭扮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攬
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
兮參之墟楔偷群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
別區硯考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遠
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
者四人焉曰王礪逸賓王世賞彦功游摠宗之學
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
逸賓彦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
簿就請致仕彦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議不
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
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
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
師尊而高則其交父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
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廢舉孝

養士太學薰醞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
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
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
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
某以南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賊騎營指揮
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
求隱君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
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
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
重薄於世味以曰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
所得雖有聲塲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
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散事即守解州安邑丞即
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
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
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
為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揚禮部之美趙
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
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閑匿不使
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

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以變投筋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軍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文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揀者私欲既勝強為撿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饒飲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爵如其克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被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幸逢還堵蕭然薇蕢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清柴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傳松栢之立石表其前是雅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

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一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為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繡三十紙推究源委元公私所以為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強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遁之大稱異之遷管勾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捷拔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連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聞開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為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厥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喪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為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沒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為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

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歎其孤請為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為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總其公時為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譴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錄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為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為理達訴於公公為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邸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饌蓋公劾奏以為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為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

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彥遠靖康之亂流寓大原之文水國家焉父祖資稟淳直樂於為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卹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寧元年以三赴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莖掾考成并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推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迨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士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其所娶妻氏吉州梓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順次觀次

爭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蔡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乎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須眉客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欠拘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孝子爭以王內翰百一所譚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為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為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為家以執言而觀其柔嘉佛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如創置我扶則瘳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閭而磔妖墓白筆風生朝著無諱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私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却曰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冠冠我蓬蒿一丘壑此潤阿天之齋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蕭燕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爽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畧之曾大父樛大父超道父振是為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登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晡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釋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素腹相煩聞若有佳兒姑微試之即撤君為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官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迺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捕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